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66
15 April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六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谢比卜先生

出席：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

毛里塔尼亚

秘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伊拉克)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扬科维奇先生

斯米尔诺夫先生

庄焰先生

法西奥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安瓦·萨尼先生

法基赫先生

乌尔德·穆卢德先生

佩鲁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萨弗朗楚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恩吉内先生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哀悼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斯梅尔·泰勒—卡马拉先生

主席： 在我们开始讨论今天会议的事情之前，我要悲痛地向安理会的成员报告，安全理事会的一位前任主席，塞拉利昂的泰勒—卡马拉大使，已经逝世了。他是在安理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即一九七二年十月的时候，担任过安理会主席的，记得，那时候他要应付印、巴之间的武装冲突、非洲的问题、秘书长的选举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安理会成员会记得他在任期内所表现那种始终不变的礼貌、亲切与和善。

我愿意代表安理会，向塞拉利昂政府、它的常驻代表团成员、非洲集团和他的家人表示恳切的慰问。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264)

主席： 我要向理事会报告，我接到了一封黎巴嫩常驻代表的来信，请求理事会邀请黎巴嫩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安理会的惯例提议邀请黎巴嫩代表根据适用的宪章条款参加讨论议程上这个项目，但无表决权。

黎巴嫩代表纳法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上就位。

主席： 我还接到以色列常驻代表来信，请求准他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安理会的惯例提议邀请以色列代表根据适用的宪章条款，参加讨论议程上这个项目，但无表决权。

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上就位。

主席： 还有，我要向安理会报告，我接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常驻代表的来信，请求被邀根据适用的宪章条款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安全理事会的惯例提议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要请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上就座，但在轮到他们发言时，我将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上就位。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克拉尼先生和埃及代表法赫米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 这次会议是应黎巴嫩常驻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的信内提出的请求而召开的，这封信已作为第S/11264号文件分发。

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中，第一位是黎巴嫩代表。 我荣幸地请黎巴嫩外交部长纳法先生阁下讲话。

纳法先生（黎巴嫩）： 主席先生，你应黎巴嫩的请求，召集了这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对此，请容许我表示热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安理会的成员，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我们相信，在你英明的主持和各成员国的参与下，安理会的辩论将导致正面的、有效的结果，从而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保证对联合国宪章更加尊重方面，作出贡献。

现在，黎巴嫩再一次向安全理事会呼吁。 象往常一样，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现在，大会正在召开特别会议，进行历史性的辩论，以求达成较公正、较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平的力量，正在加倍努力，以消除戏剧性的中东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珍贵的希望，本来是在这里只听到呼吁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互相

协调、互相了解和互相合作的声音。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和斥责一个新的侵略行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又一次成了侵略的无辜的牺牲者。

我不必把事实详列出来。黎巴嫩常驻代表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S/11264)已经大体上把它们举了出来。我只要提出一些我认为值得安全理事会注意的问题。

四月十一日，就是基里亚特谢莫纳受到袭击的那一天，以色列警务部长说，不能说袭击者究竟是来自受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内部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他这话使人想起，就是这个以色列警务部长在三天前发表的另一个声明，那时他说住在受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内，并进行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估计有二百五十名。但是以色列的常驻代表却不顾这些声明和透露，在他政府的指示下，竟也在四月十一日那一天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毫不迟疑地一口咬定，硬说袭击者来自黎巴嫩。

以色列常驻代表在同一封信里告诉安全理事会说，有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组织在贝鲁特发表了公报，自称对袭击的事负有责任。在那信的结尾，他重复了以色列总理的公告和恐吓，说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对那个情况一定要负起一切责任。

四月十二到十三日的夜晚，以色列正规武装部队里面的一些武装队伍在好几个地方侵犯了黎巴嫩的边境，攻击了六座只有平民居住的边境村庄。这次袭击的结果是两死两伤，死的是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女孩。以色列士兵还掳去十三人，炸毁了三十一间房屋。

四月十三日，以色列国防部长特别指出，那次袭击只应看作是一项警告，以色列“不会限制自己只攻击无论在什么地方的恐怖分子，以色列要彻底地扰乱黎巴嫩的平民生活。”他还说，那次袭击的政治性重于真正的军事性。为了阐明他的意思，他说以色列可以把整个黎巴嫩的南部变成沙漠。

我想请安理会注意下列事实：

第一，关于对基里亚特谢莫纳的袭击，我可以毫不为难地说，黎巴嫩对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暴力行为，表示悲痛，并认为应该加以谴责。

在袭击利达的事件发生之后，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立即发表声明说：

“黎巴嫩谴责暴力行动，同时象已往一样，我们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在大卫王旅店、在德尔亚辛和巴卡尔河及在黎巴嫩境内所进行的野蛮行动——要是列出所有的袭击事件那就太长篇了。因此，根据黎巴嫩一贯的立场，今天也当然地谴责在利达机场发生的使许多无辜平民伤亡的袭击事件”。

今天我要重申这个声明。

第二，我想向安理会指出，当基里亚特谢莫纳的戏剧还在进行的时候，虽然有了警务部长小心慎重的声明，但是以色列的总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却不经任何真的或者伪装的调查，便认为案情已白，并已指出有罪的一方：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就在第二天，还是没有经过任何调查侦询，以色列陆军就对无辜的平民发动了攻击。必须指出，过去，在雅典、慕尼黑、利达和其他地方的事件一发生之后，虽然这些事件与黎巴嫩没有丝毫关系，以色列政府也采取完全一样的行动。对于每一件这样的侵略行动，安全理事会都没有不正式地谴责以色列的。

第三，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受到袭击那天，在贝鲁特发表了一个公报的说法是错误的。当天曾经发表过两个公报，一个在西欧某国首都，一个在中东某国首都，却没有公报在黎巴嫩发表。即使那个所谓的公报是从黎巴嫩传出来的，它表示什么呢？它能引起什么责任呢？难道以色列能够要境内发表了那两个公报的两个国家——一个西方国家，一个中东国家——为公报负责任吗？在黎巴嫩，报界和新闻机构都享有完全的自由，那正是贝鲁特成为传播消息的中心的原因。象所有采用自由主义政体的国家一样，黎巴嫩不用为在它土地上发表的东西负责任。

第四，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攻击基里亚特谢莫纳的人是从黎巴嫩出发的。黎巴嫩当局以及联合国观察员都找不到从边界渗透过去的迹象。黎巴嫩政府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同意和协助，尽心竭力，采取一切行动来制止这种渗透，使以色列的

扩张主义野心得不到任何插手的借口。但是，如果有个别分子逃过了我们的监视，而且避过了以色列沿着边界设置的专门设备、电子仪器，达到了渗透的目的——那么以色列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保卫以色列的边界不是黎巴嫩的事。

即使发生了渗透，又怎能怪黎巴嫩？暴力行动不能一概而论地和国家的责任连在一起。以色列自己在组织恐怖行动，还指令它的正规军队进行暴力行动。它要负完全的责任。相反地，黎巴嫩禁止暴力行动，并使用手上的一切办法去制止暴行。因此，黎巴嫩怎么能为完全不受它控制的分子在它边界以外的行动负责任呢？

第五，从上面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到，以色列于四月十二和十三日攻击六座黎巴嫩村庄，是预谋的、明显的侵略行动。以色列既是中东冲突的一方，却又自称有权把自己封作法官兼陪审员。但是，世界上仍有国际法，必须在一切情形下受到尊重。而且还有最高的权威——联合国。这样性质的申诉，应该提交联合国处理，也就是给安全理事会处理。如果以色列怀疑黎巴嫩和基里亚特谢莫纳的事件有关，为什么不就这个问题抓住安理会？很巧，新闻记者就曾经这样问过以色列的常驻代表。要是我们相信报纸上的消息，以色列代表的回答是，安全理事会不是一个能够启发他的信心的机关。那么，只好让暴力横行于世了。以色列是暴力和恐怖的产儿，也只能在暴力和恐怖中生存。

第六，黎巴嫩唾弃以色列的领导人对我们所施的一切威胁和恐吓。他们所要求的，等于要我们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换句话说，就是成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侵略的政策瓜牙，要我们挑起他们自以为己能够做、而事实上是永远也做不成的事。民族解放运动不能用武力镇压，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如果以色列当局想结束暴力行动，只有一条路可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国际法所宣示的，联合国有关决议一次又一次规定的，确认的和宣告的那些合法的、不容剥夺的权利。

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声明：

“黎巴嫩的领土上，有三十万名巴勒斯坦难民，这件事不能要黎巴嫩负责，因为他们之所以留在我们的土地上，完全是因为以色列把他们逐离家乡，而且不准他们回去。

“只有国际社会，而不是单单黎巴嫩自己，才能够——也必须——为这些难民找到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除了这种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之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和对收容巴勒斯坦难民的国家所采取的任何报复行动，只会使问题恶化，使我们正在身历的戏剧变得甚至更不人道。”

在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安理会将会被要求表明它的立场。我想指出，以前有许多经验，就是谴责以色列的决定对它的行为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以色列当局将会同样地藐视和不理睬新的谴责，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因此，或者应当提醒安理会，它已经通过了的一些对以色列的谴责中，包含了明白的警告。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举出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通过的第280(1970)号决议，它的执行部分第3段说：

“安全理事会，

“ . . .

“宣告此种武装攻击不能再予容忍，并再度郑重警告以色列：此种武装攻击倘再发生，安全理事会将按照第262(1968)号决议及本决议，考虑根据宪章有关条款采取适当有效的步骤或措施，以实施本理事会各项决议。”

事实上，以色列继续作了这些行为，并没有理会安理会的这些警告，继续进行侵略。它不仅对六座边境村庄组织了袭击，而且还在炮轰黎巴嫩南部，同时它的军机日夜不停地侵犯黎巴嫩的领空。

黎巴嫩以及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所有信奉联合国的理想和尊重它的声望的国家，都期望安理会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以保证它的决议的执行。这些措施是在“宪章有关条款”里面规定的。

我国政府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决议的实行。

主席： 谢谢黎巴嫩外交部长对我说一些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请他讲话。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 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情节是众所周知的。它是残杀无辜的男女、儿童的记录。是为谋杀而谋杀。例如在校车上刺杀儿童，爆炸飞行中的民用航机，在机场里对手无寸铁的乘客进行大谋杀，和杀害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等。这是针对最弱小、最无自卫能力的人的好杀行动。是以残忍为乐。是对不人道和懦弱的颂扬。无论根据任何文明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它都是严重的罪行。

它的目标里已混含着犯罪的性质。阿拉伯恐怖主义是对无辜平民的谋杀，是公开地以损害整个民族——犹太民族——的生命、独立和自决为目标的。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欲望并没有因为已经有了二十个阿拉伯自主国家而得到满足，它仍要尽力毁灭以色列，把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来代替它。阿拉伯的民族应在其祖先的本土和世世代代所征服的所有在中东和北非的领土拥有主权，但是这个区内最古老的民族，犹太民族，在其具有长远历史的国土上却应当剥夺它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因此，阿拉伯恐怖主义是要以毁灭每一个犹太人的方法来达到灭绝一个民族的目的。

黎巴嫩在阿拉伯恐怖主义中所担当的任务也是众所周知的。它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在一段很长时间中没有参与这种卑鄙的流血行动。但是，近年来它却成了阿拉伯恐怖分子行动的首要中心。贝鲁特已成恐怖主义集团组织的总部、情报局、招募处等的所在地。训练营和攻击基地都建于黎巴嫩领土内。而恐怖分子组织更在黎巴嫩公开活动，在贝鲁特发表公报，并让记者访问其领袖及基地。

在赎罪节战争期间——直至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恐怖分子从黎巴嫩领土或越过其领土进行了一〇四次进犯，其中包括以大炮轰击平民村落四十一次。由于这些攻击，三个以色列士兵、一个平民被杀，十六个平民和三个士兵受伤。

从本年初开始，恐怖攻击就没有停过。例如，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恐怖分子从黎巴嫩领土内以火箭炮及轻武器向以色列巡逻队开火。同日，又从黎巴嫩以火箭炮向马纳拉与马尔加利约特间的地区开火攻击。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一队边境巡警作例行巡逻时在敦移民点与一小队从黎巴嫩境内、靠近阿达西亚村渗入的恐怖分子发生冲突，一个以色列士兵被杀。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一小队伊布里尔匪帮的恐怖分子自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以火箭炮弹攻击一辆行使于巴尼亚斯和敦移民点之间的民用车辆，致使一个年青以色列妇女被杀，一个士兵受伤。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在黎巴嫩境内的恐怖分子以迫击炮向迈图拉城袭击。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又从黎巴嫩境内以火箭炮及轻武器向上加利利的扎里特地区的以色列边境巡警开火。

这就是今天黎巴嫩外交部长所描述的“爱好和平”的黎巴嫩。

和平的黎巴嫩是计划和组织残暴地、大规模地杀害无辜平民的地方。无罪的黎巴嫩又是杀人凶手可以自由前往世界各处进行轰炸、爆破、谋杀与残害的地方。守法的黎巴嫩与恐怖组织签订了正式协定，把进行犯罪活动的自由给了他们。有德性的黎巴嫩并未因其主权受到自国外入境的恐怖团体破坏及其国境变成武装攻击以色列的基地而向安全理事会申诉。无依无靠的黎巴嫩也没有把贝鲁特正被利用为国际强盗主义和暗杀的巢穴的事实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规矩的黎巴嫩当受到国外鼓励的恐怖组织攻击黎巴嫩军队并与其作战时从未向安全理事会投诉。唯一使纯洁的黎巴嫩向安全理事会要求帮助的情况是以色列对于它的人民遭受来自黎巴嫩的流血攻击，不能再忍，因而采取行动，实行自卫。

只是到了那个田地黎巴嫩的所谓对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忠诚才醒了过来，但是，就是到了那时，也只足以使它带着陈腔滥调的借口，为推行它与恐怖分子组织合作的不负责政策而匆忙地赶到理事会来。住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二十多年来没有在以色列边境引起过任何紧张；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却被用作借口来掩盖大部

分从外国渗入黎巴嫩的恐怖分子的活动。数十年来以反对以色列为目标的恐怖主义，就在此时被说成是最近发展的结果。

一群恐怖分子于四月十一日早上越过以色列——黎巴嫩边境。以色列巡逻队发现在迈图拉与米斯加夫·阿姆间某处沿着边界的铁丝网被剪断了。与我们所听到的前一个发言者所讲的相反，铁丝网并未通电。同时，边境巡逻队又发现了三个人越界进入以色列的足迹，因此，便追踪到基里亚特·什莫纳镇。他们到达时，恐怖分子已在那里进行血腥的行动。首先，恐怖分子闯进镇中的学校。这间学校以华沙的世界知名犹太教育家雅努斯·科尔查克的名字来命名。科尔查克当纳粹分子把他学校里的学生押去处死时，拒绝了纳粹饶他一命的提议，与儿童们一起牺牲了。因为是赎罪节假期，所以恐怖分子发现学校是空的，因此就占据了一间用作公寓的建筑物，有系统地杀死了十八个住客——包括八个儿童，五个妇女——并使十五人受伤。这些凶手的好杀兽性，使他们从建筑物上层把儿童从窗户中抛出去，以致坠地死亡。然后他们困守于公寓的顶楼，被冲进建筑物的以色列防卫军杀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立刻进行的一项调查证明，三个凶手的鞋完全与越过边界的足印相吻合。

一如既往，黎巴嫩代表企图混淆这些不变的事实。很遗憾，黎巴嫩外交部长竟然发觉一定要靠歪曲事实来勉强否认基里亚特什莫纳的凶手是从他的国家来的。因此，他既歪曲了以色列警务部长希勒尔的谈话内容，又歪曲了谈话的日期。事实上，希勒尔于四月十一日前往参加大屠杀发生后十五分钟内立刻召开的内阁会议途中对记者的问题只是答复说他关于那次袭击毫无情报。四月十二日在基里亚特·什莫纳举行葬礼时，他说：“我们现在确实知道凶手是从黎巴嫩来的，同时，我们要求黎巴嫩采取一切行动，以保证在它的领土上，不再有恐怖分子的基地和总指挥部。”

在基里亚特·什莫纳被杀的有：范妮·希特雷特，三十岁，和她的三个儿女——约契维德，十一岁，阿朗，八岁，莫蒂，四岁；希茫·比赖，三十三岁；阿维，五

岁，和他的妹妹米里阿姆，两岁半；雅科夫·古埃塔和米里阿姆·古埃塔，都是三十岁；哈达萨赫·斯特恩，二十七岁，和他的女儿雷切儿，八岁；埃丝特·科恩，四十九岁，和她的儿子大卫，十六岁，女儿舒拉米特，十四岁。同时被杀的还有埃丝特·雅查达，六十岁，什穆埃尔·本·阿布，五十八岁；两个士兵，莫尔德查伊·格里迪和阿巴哈德·萨乌希尔。

四月十一日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在贝鲁特第一次发表声明，承认这种可怕的暴行是他们干的。同时又在贝鲁特发出三个凶手的照片。所有国际新闻社都从贝鲁特将公报和照片用无线电发出去。与此同时，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又于四月十一日在贝鲁特发表了三个恐怖分子的身分和细节。一个是莫尼尔·莫格赫拉比，代名阿布·克哈勒德，二十岁，是大马士革出生的巴勒斯坦人。他于一九七一年在叙利亚一间中学毕业，不久即参加人民阵线。第二个是阿专德·埃—谢克·马赫穆德，代名阿布·沙克尔，叙利亚人，于一九七二年参加人民阵线。第三个恐怖主义者是雅辛·穆沙·穆查尼，代名拉布·哈迪，二十七岁，是伊拉克建筑工人，原在叙利亚军中服役，于一九七二年参加人民阵线。

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总部设于贝鲁特。这个组织由阿专德·伊布里尔领导。它承认干出的暴行有：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阿维维姆区袭击一辆靠近黎巴嫩边境行驶的校车，以致七个儿童、两个教师及校车司机被杀，并有儿童二十三人受伤。那一次，同这一次一样，恐怖分子又是从黎巴嫩来的。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炸毁航行中的瑞士航空公司飞机一架，造成四十七名乘客和机上人员的死亡。同日奥地利航空公司客机一架在半空被炸坏，但能安全降落。一九七〇年八月及九月和一九七二年八月，伊布里尔在贝鲁特的组织又把装满炸药和定时炸弹的皮箱交给在罗马就要乘搭以航飞机，但对箱中所载的东西全不知情的外国乘客。另一方面，从全世界各城市寄到以色列的炸弹信，经过追查，也都是从黎巴嫩首都为总部的伊布里尔组织发出的。

这就是黎巴嫩政府在它的领土上所窝藏的，并在贝鲁特所庇护的这个凶手组织

及其恐怖分子团体的本质和所作所为。

基里亚特·什莫纳血泊里所反映的凶残本质正好使人回忆起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在黎巴嫩境内受训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特务在洛德机场杀害了二十六人的大屠杀，使人回忆起一九七二年九月五日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在参加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时遭受杀害，和民用航机和乘客常常遭到血腥的攻击等。

在基里亚特·什莫纳，蓄意地将妇女及幼童射杀或从窗户抛出致死的野蛮而残忍的行为，使人回忆起纳粹份子谋杀犹太儿童、和犹太男女的事情来。

文明世界大为震惊。联合国秘书长、教皇保罗和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谴责这种野蛮的攻击。与此同时，贝鲁特和其他一些阿拉伯首都却高声欢呼，将残暴地杀害无辜妇孺的事件视为英雄的行动。阿拉伯报章和其他新闻机构都赞美喝采。

四月十二日，贝鲁特的黎巴嫩英文报《明星报》刊出了佐·赫尔·穆赫塞姆的访问记。他是以贝鲁特为总部的赛加恐怖分子集团的领导人，又是所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是所有恐怖分子集团的联合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他在访问中把基里亚特·什莫纳大屠杀叫做“英雄的”事件。他又说：

“由于这种行动表示出真正的牺牲，同时，无论在规模上或水平上来说，都表明是突击行动发展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所以，我们发誓要更多地干。”

这番话并不是代表发动基里亚特·什莫纳屠杀事件的人民阵线说的，而是代表与黎巴嫩政府签订了正式协定的所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分子的联合组织——说的。黎巴嫩代表在几天前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还对这个组织加以赞美。

黎巴嫩对于恐怖分子继续从它的领土进行活动的牵涉和责任又在另一个恐怖分子领导人在贝鲁特的访问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访问记在四月十三日的《纽约时报》中刊出。在基里亚特·什莫纳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阵线的发言人阿希·阿巴斯在黎巴嫩首都与各报代表晤面。那个发言人实际上证实三个恐怖分子是从黎巴嫩来的，并声称：

“我们拒绝接受任何防止越入被占领领土内进行活动的协定的约束。”

众所周知，所有阿拉伯恐怖分子组织认为所有以色列领土都是被占领区。根据阿拉伯中东新闻社消息，他又说：

“我们将继续从黎巴嫩境内攻击以色列敌人。”

四月十二、十三日的晚上，以色列国防军几个单位进入黎巴嫩边境上的几条村落，在疏散了住户后，把二十间房屋炸毁。在达希拉村毁了四间屋子；在穆赫巴布两间；雅罗翁村一间；艾塔罗翁村两间；布利达村一间；和最靠近基里亚特·什莫纳的埃特·泰贝村十间。国际新闻社从贝鲁特发出的消息证实了这次行动的本质。例如，路透社在四月十三日就引村民的话报导说：

“村民说，在每一个地方进行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以色列军队把居民逐出后，就用炸药把屋子炸毁。”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此种行动并非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恐怖分子基地，而是针对已知的恐怖分子同谋者的屋子，包括凶手们前往基里亚特·什莫纳前曾停留过的村民的屋子。以色列部队曾拘留这种同谋者十人及警察一人，加以查问。

以色列国防部长在四月十三日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以色列的行动：

“这不是报复行动。因为基里亚特·什莫纳事件是不能用任何报复行动来弥补的。无论从程度上或方法上来说，我们都不想同人较量，也干这种恐怖的事……。”

“这次我们的目标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我们想要说明我们不是黎巴嫩的警察……。每个政府都要为其境内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肯定黎巴嫩政府是知道在基里亚特·什莫纳杀死以色列人的三名凶手是来自贝鲁特为总部的伊布里尔集团的……。黎巴嫩政府知道在何处可以找到他和他的凶手集团，这是他们该做的事。”

“我们使所有村民知道……他们有责任去同他们的政府说，政府应负起责任，不让恐怖分子越境进入以色列。这就是我们要他们知道的。”

不让黎巴嫩领土被人用作攻击以色列的基地，这是黎巴嫩的事情。如果黎巴

嫩政府让黎巴嫩成为一个毫无法纪的匪区，那么，它的邻邦就确定会把它当作匪区来对待它。如果黎巴嫩把一切法律都踏成碎粉，它就不能祈求法律的保护。如果黎巴嫩放弃其在国际上行为正当的义务，那么它就不能期望别人对它会客气周到。

以色列代表团请求参加这次辩论，并不是期望安全理事会将基于这个问题的曲直是非，采取公道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没有人存有任何幻想。每一个人都知道，自从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独立以来，安理会从来就不能通过任何决议，谴责阿拉伯军队或恐怖分子小队进行侵略时谋杀以色列公民的事。每一个人都知道，安理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讨论中东局势时，由于本身组成上的不平衡，从来都没有公平的辩论。

我们是来安全理事会向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无辜受害人致敬。他们所流的血就是我们所流的血。他们所流的血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血，是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正当的人的血。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使全世界都不忘记他们。怀念他们是悲惨的，使我们记住以色列的斗争仍是为犹太的男女与儿童求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为使以色列民族有权和所有国家自由地、平等地共存的斗争。

我们前来安全理事会，是要再次指责黎巴嫩政府及所有其他窝藏、协助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并同它们合作的国家，同时强调，他们不能推卸防止正规部队或非正规的恐怖主义队伍向以色列发动武装攻击的义务。

我们更带着一项忠告到这里来：不要错误地判断目前以色列的态度和情绪。经历了阿拉伯人二十五年来不断侵略，以色列人民确认到仍然处处充满着极大危险。今天以色列政治生活的特色是自我检讨，这是寻求最有效方法去克服这些危险和常常出现的挑战的结果。在后面推动这种自我检讨的是根本的统一目标和全国的坚定的决心。但是，以色列人民万众一心，希冀和平。而且自独立以来，以色列就寻求与其邻邦和平共处。可以高兴的是，现在同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不再是渺茫的希望了。以色列期望与阿拉伯国家共同经历创造和平的积极过程……但是，以色列政府及人民总是团结一致，决心挫折对他们使用武力与

暴力的企图，保护以色列的权利，并保护它的人民。

真正知道并了解以色列人民的人对这一点是不会弄错的。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夕，但是，并不是在贝鲁特的恐怖主义者的领导人所希望的和所谈论的那种时代。在这一个时代，以互相了解代替中东的仇恨、共同信心代替互不信任、和平代替战争的可能性比过去都大得多。但是，这件事不论是不久发生，还是以后发生，以色列人民在这将要来临的时代里，因为最近的发展，甚至会更为坚强，接受我们所经历的新试验的教训，同时更因为青春蓬勃的体力、精神和思想同明辨的、成熟的经验相结合，因而增强了活力和气魄。在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民将坚决保卫其成就，并将继续加以改进，同时继续努力，开创和建立和平，因为我们明白，困难总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同时，以色列敌人的陶醉，同过去一样，也是暂时的现象，但是，以色列所拥护的、所争取的价值却是颠扑不破的、毁灭不掉的、大可称赞的。

主席：我愿意通知理事会我收到了科威特常驻代表的信，要求理事会按照宪章有关条文，邀请他参与讨论，但无表决权。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安全理事会的惯例，并且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我提议邀请科威特代表参与讨论，但无表决权。

鉴于安理会会议席有限，我请科威特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适当的时候，我将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科威特代表萨巴赫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凯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感谢主席先生和理事会成员国让我国代表团参与理事会项目的讨论。我对于你担任理事会主席的职位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同时也要追随其他代表向贵国——一个兄弟的国家——和你本人致敬。

黎巴嫩外交部长已经讲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恐怖行动的变本加厉和他们声言打算加强对黎巴嫩的恐怖行为。他们的目的是公开宣布的，纵然口若悬河大肆宣传，也是不能掩盖的：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赤裸裸的种族灭绝罪，是窒息他们的呼声，消灭他们的个性的行径。

你们刚才听到以色列代表用一些对他更为适合的言词来形容巴勒斯坦人民，把他们说成是暗杀者、谋杀者和野蛮人。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忘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是一个有民族性、有不可剥夺权利的民族，是一个受外国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而被赶离家园的民族。从此以后，这个苦难的民族就遭受到最不幸的境况。

以色列代表只顾大事渲染几位因为挫折和失望而悲愤的巴勒斯坦青年的行为，但对以色列当局公然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所作所为，却只字不提。在他的讲演中，听不到以色列殖民当局对联合国决议所持的态度，这些决议是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正如任何其他民族——的自决权利、关于难民重返家园、关于不容以武力获取领土、和关于流离失所的人返回领土等等。

由于这些种族主义的新殖民主义部队颂扬武力、肆无忌惮地推行恐怖政策和既成事实，已使到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扩展到邻近的阿拉伯国家——这一切一切都只字不提。

自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以来，大会和安理会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如果要在会上把它们一一宣读，需要的时间太久了。它们主要都是关于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都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告的。

最近，大会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的第3089B(XXVIII)号决议中，

“遗憾地注意到大会第194(III)号决议第11段所规定的难民遣返或赔偿尚未实现”。

在同一项决议的D部分，大会，

“1.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依照联合国宪章得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

“2. 对以色列阻止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行使自决权，再度表示严重忧虑；

“3. 宣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完全尊重和实现，是在中东建立一个公正持久和平所必需的；并宣告前经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94(III)号决议所确认和其后再经大会不断重申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得享有重返其家园和重获其财产的权利，是难民问题取得公正解决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所必需的。”（大会第3089(XXVIII)号决议）

安理会目前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以色列把它当为教条、信仰和宗教来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它的最近罪行的详情只不过是实行这教条的后果，给鲜血冲昏了头脑的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叫嚣，声称黎巴嫩政府永远不能控制达扬将军所谓的恐怖主者，以色列要继续进行报复性的突击，直至黎巴嫩南方完全被放弃为止。他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务使日常生活在那地区成为不可能，并且要毁坏所有的房屋，使该国的那部分地区尽成沙漠地带。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它根本有别于表现失望的个人

暴力行为。安理会应该审议这种主义，特别是它悍然地侵犯会员国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行径。

在这方面，安理会在其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的第332(1973)号决议中，谴责以色列一再对黎巴嫩进行的军事攻击，和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以色列——黎巴嫩停战协定和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对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侵犯，并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一切军事攻击。

以色列又一再违背了安理会的决议。在它新的侵略行径中，以色列硬说黎巴嫩应负责任。黎巴嫩外交部长已列出了全部明确的理由，反驳了这些谰言。

四月十二日，以色列武装部队侵犯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他们攻击了黎巴嫩南部的六个村庄。他们杀害了两名无辜的平民，掳走了十三人，摧毁了一些房屋。这是以色列刚刚对黎巴嫩所犯下的罪行，悍然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安理会的决议，日内瓦公约及国际法和人权的基本原则。

以色列承认它的罪行并且坚持下去，这是一切这些行径的最危险的方面。鉴于这个事实，安理会应谴责此等行径，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防止再度发生。

主席：我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法赫米先生（埃及）：我谢谢安理会答应我们的要求，邀请我们参与当前的辩论。

以色列攻击和平和毫无戒备的黎巴嫩村庄，有力地提醒我们以色列又再次采取这种恶毒和野蛮的手段，清楚地指出扩张政策、迷梦妄想和侵略企图仍然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基本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非常遗憾，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仍然没有领会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的意义与教训，也没有理解阿拉伯人民已下了极大的决心，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有责任在身的安理会曾多次谴责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的具体侵略行动。可是，以色列当局似乎仍然坚持使用武力和威胁的手段来对付黎巴嫩，因此严重地

危害了目前中东取得和平的机会。

过去几天来所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在以色列压制下争取公正、自由与尊严的力量的又一次新的震动；只不过是绝望与希望破碎的一个表示。

我们不能把扰乱这个地区争取和平机会的责任放在一个饱受痛苦、被丧失家园而流亡在外的民族身上。我们责备的仍然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无穷野心指使下的以色列恐吓机器。以色列代表当然希望把责任推在巴勒斯坦人民身上。可是巴勒斯坦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民族、财产、土地、城市和归属感忍受了无数的不公平待遇。

如果以色列代表希望我们尊重他的国家的这些事情，那么他就要对巴勒斯坦人民，接受和遵守同样的规则。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存在被否认。记得戈尔达·梅厄总理曾经宣布她的极端看法：世界上并没有所谓巴勒斯坦人民——这种看法使巴勒斯坦人民更加愤恨，锻炼出一个铁的意志，一定要使他们的权利获得最广泛的承认与支持。

以色列代表不改故态，还有胆量说什么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安全理事会可以回顾：巴勒斯坦民族的记忆上永远铭刻着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及其家园一直受到的有计划的恐怖暴行。以色列不是在巴勒斯坦人民家园的废墟上、在巴勒斯坦男女老幼的残肢断体上建立起来的吗？我们不能孤立地看最近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与巴勒斯坦人民的颠沛流离或与以色列诞生时的早期屠杀有关系的。

格拉布将军报告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只想提出这个和其它例子，以提醒以色列代表，此后他不能再提什么恐怖主义者——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后，一个英国军官很想知道这种分治会产生什么麻烦。“这种事可以解决，”一个犹太军官回答说，“只要几次有计划的屠杀便可以除去阿拉伯人。”单是这点便足以向世界证明恐怖主义和屠杀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带进我们的地方、进入我们的生活里、甚至是带进我们以外的地方的。

以色列人倒是言行一致，一九四八年一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雅法公共广场炸死

了二十二名巴勒斯坦人民、受伤者人数更多。第二天犹太复国主义者炸毁了塞米拉米斯旅馆，又炸死了二十二个阿拉伯人。

还有许多其它这种袭击的事件。最坏的一次是在德尔亚辛发生的。整个村庄——我再说一次，整个村庄——在村民熟睡的时候被炸毁。二百五十七个男女老少全部遭难。而现在以色列代表竟在这里大谈人道与痛苦。

引著名历史家阿诺德·托恩比的话来说，德尔亚辛的血迹是犹太自卫军恐怖主义者的一次卑鄙的行径，而当时犹太自卫军恐怖主义者的领袖就是目前以色列议会里面的利库德党的领袖。

这只是一些背景说明，是向安理会指出和证明以色列这个负责政府所采取的是怎么样的人道决定。

我叙述一九四八年的悲惨故事，只是想说明基里亚特·什莫纳这悲惨事件的正确历史背景。以色列人，而且只有以色列人强迫巴勒斯坦人民过着痛苦、无家可归和怀念乡土的生活。在这种处境下，巴勒斯坦人民才起而维护他们被否认的身份地位。任何贤明的审判，如果把巴勒斯坦人民运动的行动从他们的困境中孤立开来审理，那便是一个疏忽。

让我们不要忘记，二十五年多已经过去了，巴勒斯坦人民还没有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而就在昨天，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在一次回忆十月六日以前的形势的发言中告诉南黎巴嫩的居民说：“那里的人民将会发觉不能再在那地方生活下去。他们的家园将被毁坏，整个地区将会变为荒芜的沙漠”。

如果我们一边听着狂妄的叫嚣、一边看着它们继续进行吞并别国土地的行径，而期望这个地区能产生和平，那真是幼稚的想法。这就是局势的真相。

过去数星期以来，以色列的官员们作了无数的发言，说叙利亚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份——我现在不是在谈黎巴嫩，不是在谈恐怖主义者——说叙利亚戈兰高地，百分之一百是叙利亚领土的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一部份，而且还说以色列占领者要驻在那里。这是不是很严重？这是不是一个负责政府的负责发言呢？这

种种发言只反映出以色列当局仍然处于可怜的精神错乱状态，只指出以色列并没有放弃引起中东动乱的错误的政治或社会观念。如果说以色列不能在它的周围建立和平的条件（这是以色列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所没有做到的事），就是因为以色列坚持拒绝承认和认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就是因为它有计划地使用强权政策，企图迫使它的邻国向它投降——这是不会发生的。

让以色列作出真诚表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让以色列在这里宣布它有意愿放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不管是西奈、加萨、戈兰高地或运河西岸。让它执行一项公正、平等的政策。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有基里亚特·什莫纳的事件发生，才不会再有流血的事件发生。

很不幸的，以色列的官员们试图继续犯错误来避免以色列人民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如果因为以色列的官员们倔强短视，所以以色列总是不会吸取教训，这是十分可以遗憾的。

经过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阿拉伯人民的历史性起义，以色列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怎样才能达致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如果以色列继续留恋奉为典型的但事实上已经是过时的政策，那只会带来更多的不满，更多的痛苦。

军事冒险主义不会也不能带来和平。以色列使用威胁黎巴嫩的方法将不会得到任何益处，这只会使中东的和平希望更趋暗淡了。

我们有权提出质问：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那里？答案不是困难的。解决的办法就在于以色列尊重宪章、遵守宪章的原则、服从安理会或大会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但是就是以色列拒绝遵循所有这些。

在以前类似事件中，安理会明确地推动了黎巴嫩的不可侵犯性与领土完整。而且安理会一而再地警告以色列不要侵犯黎巴嫩领土。我不需背诵出从第262（1968）号决议开始，到第280（1970）号决议，最后第332（1973）号决议这个很长的决议单子。

我们今天在黎巴嫩——以色列地带所目睹的只不过是继续重复它一贯的卑鄙行径。

国际社会并没有忘记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藐视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恐怖主义行径的意义。在以色列一贯违反联合国原则与宗旨的长久历史中，最近发生的几次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是人们不能忘记的，例如——我想叙述其中几个事件，因为很明显的，以色列代表希望我们在这个大会堂内外的人都忘记了谁真正推行了恐怖主义，谁把恐怖主义作为政府政策来执行。

首先，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臭名昭著的德尔亚辛大屠杀——我刚才已向安理会提过了。这不是从黎巴嫩发动的，这件事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

在卡塞姆村和基比阿村集体杀害平民。这并不是从黎巴嫩发动的。

恶毒地，有预谋地轰炸开罗附近的阿布·扎巴尔工厂。还有尽人皆知的巴赫尔巴卡尔学校被炸事件。遇难者都是儿童。这也不是在黎巴嫩或其它地方发生的，而是在我的国家发生的——受害者都是平民。安理会从以色列得到的唯一反应只是：达扬说他对不起，那是一个错误。而现在以色列的代表在这里大谈恐怖主义、大谈流血、大谈妇女与儿童的痛苦。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在黎巴嫩领空劫持中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因而危害了八十多个乘客的性命，破坏了国际民航的连续性与安全。这个行动被安全理事会第337(1973)号决议加以谴责，一九七三年八月民航组织理事会和大会也谴责了以色列。而以色列的代表还在这里大谈飞机与不幸事件。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在一些使用比利时、英国和德国假护照混进黎巴嫩的特务——不是来自黎巴嫩的特务，而是混进黎巴嫩的特务——的协助下，以色列向贝鲁特发动了突击。他们突击的不是基里亚特·什莫纳，而是贝鲁特本身。而以色列因此就犯下了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行，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杀害了意大利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包括晚间正在家里睡眠的三个巴勒斯坦领袖。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一架利比亚飞机迷途飞过了埃及西奈领土的上空，以色列派出超级战斗机把利比亚飞机击落，毫无人性地屠杀了机上一百〇八名乘客。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大会通过第A/19/1号决议对以色

列的行动加以谴责。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色列空军攻击贝鲁特国际机场，毁坏了十三架民用和商用飞机。理事会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而以色列的代表却对安理会不满。

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已经是一九五〇年的事了——是以色列特务在埃及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恐怖主义者并不来自贝鲁特，也不来自任何阿拉伯国家。恐怖主义者不是巴勒斯坦人民，他们是以色列的特务。

以色列专门送给在我国服务的德国专家会爆炸的信件和包裹——这些信件和包裹并不来自贝鲁特，也不来自巴勒斯坦人民，而是来自以色列——所杀害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德国的公民。德国的公民与以色列人一样，有生存的权利。

不管以色列代表在这里说些什么，以色列所发动的歼灭战是作为国家政策的国家恐怖主义。目的是反对巴勒斯坦人民，谋害他们的民族领袖，知识分子和一切启发他们为民族自决而斗争因而反抗以色列侵略政策的人。以色列对居留外国个人所犯下的恐怖主义行径包括：在贝鲁特谋害卡拉法尼，马哈茂德·哈姆沙利和在巴黎、罗马、奥斯陆杀害其它巴勒斯坦人、摩洛哥人和其它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人。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现在以色列应该决定——我希望是明智地——它将来要走的道路。在这方面，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如果以色列继续坚持采取它在十月六日以前执行的破烂政策，那么这就会对中东求得和平的机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军事行动的升级这个责任仍要由以色列负责，能不能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也要由以色列负责。

让我向以色列政府讲几句话。以色列固执地对黎巴嫩进行侵略将会对中东和平的机会带来不利的后果。而且，埃及要以色列对它在叙利亚战场上进行军事行动升级负一切责任。我希望在安理会再说一句：这种升级对中东和平的机会、对能不能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带来了深远的后果。以色列要第一个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抉择。如果以色列选择和平，那么它便要从此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不

负责任的行为，我再说一次，一定会使该地区争取持久和公正和平的努力徒劳无功。让我再说具体一点。以色列代表一直挂在口上的在日内瓦体制下争取和平解决而创造一个新纪元的机会，将会落空。

主席：我请科威特代表就理事会议席并发言。

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主席，我代表阿拉伯集团——因为我国荣幸地担任集团本月份主席——在这个重要的国际讲坛上发言，非常高兴。首先，我要谢谢你在主持理事会本月份的会议时对许多重要国际问题所加的注意。我深信：你的才干和长期的经验，对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一定会有重大的贡献。

本理事会召开会议来讨论以色列侵略邻接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或是以色列部队进犯国际边界，或是以色列杀害和绑架无辜平民并毁坏他们的房舍，这不是第一次。安全理事会的记录充分地反映了以色列这些野蛮侵略行为，理事会已一再审议并对以色列加以谴责。我无须提请理事会：过去二十五年来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相继发生一再重演，在这个期间理事会谴责以色列有十五次之多。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六个村庄的侵略构成对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国土的侵犯，因此构成了违犯联合国宪章支柱之一的领土完整原则。它也构成了违犯保护平民和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世界组织会员国必须遵守的文明行为原则之一。以色列的新侵略也构成悍然破坏停战总协定和不顾安全理事会连续的决议与它对以色列的一再的警告。鉴于以色列藐视这些原则和决议，现在要请安全理事会在以色列不断侵犯邻国的边界和侵入它们的领土，杀害它们的平民并毁坏它们的财产时，采取宪章规定的适当步骤和措施，使理事会以前对以色列提出的警告，得以付诸执行。

以色列部队侵入黎巴嫩的边境，毁坏黎巴嫩的房屋和村庄，杀害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儿童，并从他们的土地绑走男子的借口，这些侵略和野蛮行为的借口是对在以色列境内发生的行为的报复；这个借口，只是力求援引一项业经理事会拒绝的原则。

黎巴嫩共和国没有防止以色列占领或控制下领土内发生混乱或骚动的义务。同样地，黎巴嫩共和国也没有义务保护以色列使它不受由于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和行为所引起不可避免的后果；那种政策和行为使巴勒斯坦人民无家可归，

否定他们的自决权，占领他们的田地，夺取他们的财产，对他们子孙犯恶毒的罪行，把他们当作次等民族看待，使他们完全没有对一切国家毫无例外承认的民族权利和人权。

巴勒斯坦人民拒绝接受以色列想强加给他们的命运，并抵抗以色列的政策和行为，是一项基本权利。大会不只在在一个决议内并且在以前的每一届会议上都明白地承认这项权利。

因此，不可能要黎巴嫩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权利，特别是大会也已承认的这项权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这项责任应由以色列独自担负，因为激起并且仍在激动巴勒斯坦人民为重获被以色列剥夺的基本权利而进行斗争的是以色列。

最后，我必须说，最近的事件一定会迫使理事会除了谴责以色列并拒绝以色列有理由从事国际罪行的借口外，并执行理事会已经发出的警告。我们要求理事会重申在中东建立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的决心，这样阿拉伯国家才能收复被占领的领土，巴勒斯坦人民才能重获过去二十五年来为以色列所阻止行使和享有的基本权利。

主席：我谢谢科威特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友好和慷慨的话。

以色列代表刚才要求发言，我就请他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犹太教法典有句老话：“世界靠三样东西：真理、法律和和平。”恐怕前面三位发言人的讲话既无真理，又不合法律，更没有和平。我只想提一提刚才发言的代表们所举出的几点。

首先，叙利亚选定今天下午参加辩论，不足为奇。无论怎样设法使叙利亚对基里亚特·什莫纳的暴行不牵涉在内，但事实太显明，无法掩饰。的确，对基里亚特·什莫纳大屠杀应负责任的恐怖分子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和叙利亚陆军的一个半军事附属机构。叙利亚政府从一九七一年底以来就向它供应金钱和武器。除了它的基地和总部设在黎巴嫩外，它在叙利亚也设有中心、总部和训练营，其中之一在大马士革以北的艾因·舒马，以色列空军曾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它采取行动。

叙利亚对基里亚特·什莫纳大屠杀的反应，在残酷暴行的第二天表示了，那天叙利亚政府无线电台评论在以色列小镇发生的事件时说：“勇敢和大胆的游击队在基里亚特·什莫纳的行动是值得赞扬的”，然后接着把这些凶手称为“执行基里亚特·什莫纳行动的英雄们”。

叙利亚和它的首都也是其他恐怖份子组织的中心，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

如果需要另外的证据证明黎巴嫩今日的控诉是毫无根据，那末，叙利亚赶紧给黎巴嫩支持的这一事实——叙利亚在过去几星期中违抗安全理事会停火决议，继续每日进行攻击的行动——就足以证明。的确，对于黎巴嫩案件有一个象叙利亚政府这样的政府代表来参加它出席这个会议，污名不可能再大的了。

至于埃及外交部长的发言，我只能表示震惊：他竟从开罗专程来此，为了替那些在基里亚特·什莫纳进行野蛮屠杀的人搪塞和辩护。这令人回忆当时埃及总理对在利达机场谋杀无辜旅客的恐怖份子所加称赞；这也令人回忆，埃及政府拒绝和西德政府合作，进行最后营救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生命的努力。埃及外交部长——以色列最近刚和这个国家签订了十月战争以来的第一个协定——竟选了这个时候作出这种声明，真是令人遗憾。

歪曲事实对于支持一国的案件，决不会有帮助，即使在安全理事会也是如此。埃及外交部长提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历史。恐怖主义的确由来已久：对付犹太人同时也对付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是由声名狼藉的纳粹奸细和战犯哈伊·阿明·埃尔—胡赛因尼于一九二〇年代在巴勒斯坦开始使用，作为永远掌握权力的武器。自以色列达成独立后，某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埃及是其中最主要的份子，组织了恐怖队。阿拉伯各国政府用军事侵略阻止犹太国诞生失败后，决定用恐怖份子进袭的办法对以色列进行战争，在以色列的平民间播下流血和破坏的种子。

就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头一个游击队成立了，由正规陆军军官训练，经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装备后，派出对学童和教室、公路上的旅客、以及在家中安睡的和平村民进行可怕的任务。这跟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无关；这大部分是为

了拒绝承认犹太人，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有权利在独立和主权国家内生活。

象我今天第一次发言内指出的一样，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在贪得无厌，他们已经有二十个阿拉伯主权国家来表明阿拉伯民族的自决、主权和独立的愿望，而且在这二十个阿拉伯国家中，还有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家——约旦，他们对于有了这些还不满足。

埃及外交部长认为在此地说以色列应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一选择是适当的。其实，以色列早在二十六年以前就选择了和平，那时它向各阿拉伯邻邦呼吁和平，即使当时埃及正领前入侵以色列，想阻止以色列人民重新得到全世界一切民族所应有的自由地位。

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选择了和平，而埃及继续进行战争。埃及外交部长现在发言反映的那种态度一定不会建立和平的。他问：“解决的办法在那里？”显然，解决办法不会在他对安全理事会所说的那种过分激烈的话里。歪曲事实也不会有解决办法。他发言时多所曲解竟认为适当。陈腔滥调的刻薄话和辩论也无补于事。唯有通过平静外交，而不通过刻薄、诋毁和责骂的制造和平的过程，以色列和阿拉伯共同积极努力，才能一起建立和平。

主席：我要报告理事会：刚才接到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的信，要求理事会按照宪章有关条款规定，邀请该国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异议，我提议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既定的惯例，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经主席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就理事会议席。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本来已决定由阿拉伯集团的主席，不是别人就是科威特外交部长埃米尔殿下，代表我们大家发言我就满足了。我说“代表我们大家”，我是指的阿拉伯联盟的成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不是别人而是特科阿先生行使所谓答辩权，迫不得已才发言。你们中间任何一位代表也许会说特科阿先生并没有提到沙特阿拉伯。那么，我为什么行使我的答辩权呢？特科阿先生老是把任何维护这个地区内某一事业的人都叫做阿拉伯恐怖分子。我碰巧是代表一个阿拉伯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他试图好比是对大众新闻机构大部分都掌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的东道国的人民进行教育说：在中东做恐怖坏事的是阿拉伯人。对这种指控是不能不回答的。

我听说，特科阿先生是从俄国经过上海来的。我却是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人，六十八年前在那里出生的。不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而且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饶的新月地区》的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都是以非常和平的人民著称。我记得当有人被罪犯杀害时，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或在任何其他国家我们是多么的激动不安。全城的人都起来，甚至同土耳其政府争论这是怎么一回事，安全在那里。特科阿先生竟蛮横大胆地把我们叫做恐怖分子。他会不会把同纳粹分子作战的法国人——法国地下游击队——叫做恐怖分子，还是他们是解放者呢？他用什么尺度敢把阿拉伯人叫做恐怖分子呢？

我不必再讲阿拉伯代表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所已说过关于谁在巴勒斯坦开始恐怖行动的话。一九二五年我去过巴勒斯坦，那时不是别人，就是特科阿先生指为恐怖行动的煽动者的哈吉·阿明·侯赛因尼告诉了我：“我们同我们的犹太人没有问题”——他是指东方犹太人——“但是同那些来自海外不属我们地区并且想要撵走我们的犹太人却有问题。我们愿同他们和平共处，如果他们不是打着旗子来的话。”

一九三〇年代在伦敦当我还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交谈时——甚至一九四四年

在此地纽约市第四十三街市会堂里——我规劝他们说：“如果你们为宗教的感情所推动，想要去到巴勒斯坦和平过活，巴勒斯坦人将会热烈地欢迎你们。”但是他们想要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国家，在巴勒斯坦树立旗帜，而且在一九四七年他们借分割那个不幸土地的办法在巴勒斯坦树起了旗帜。理事会的理事都知道那样做的缘故。艾弗·理查德先生，我高兴你在这里——我过去认识你们的贝文先生，他和你一样是一个威尔士人。他当年就知道，如果把一批新人插入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就不会有和平。

我想要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许多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原来本是犹太人，随后他们信奉了基督教，有的后来信奉了回教。当他们讲到犹太人——并没有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回教人、佛教人、印度教人的这一回事。各种文化、各种语言、各种传统是有的。你们不知道为什么阿拉伯世界陷于混乱？这与十字军时代的骚动没有不同，因为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社会里有一种不是由于宗教的新成分使它发出脓肿和高烧。

我无须复述西奥多·赫茨尔在他关于集合世界一切犹太人的宣言里所写的——无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应当来到巴勒斯坦，而且犹太教就是一个国家。

他们想要转回历史的钟摆。我过去认识若干法国犹太人，他们无论来自诺曼底或马赛，都是同任何别的法国人一样的法国人。我认识若干美国犹太人，他们都是十足美国气派的。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不听任他们自便。他们想要使他们集在巴勒斯坦，并且我们阿拉伯国家应当是温顺的，应当接受那种新的传统、新的习俗而且我们应当采用开发我们地区的新方法。我们应当是驯服易教的，并且应当把以色列看作一个天赐的金融家、工业家和银行家的企业集团，他们会仁慈地开发我们的土地使其日益繁荣。

犹太复国主义用了一个崇高的宗教——犹太教——作为求达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推动力。但是不要以为你们能够愚弄这里的任何人。我对这个问题已

注意了五十年，我越研究这个问题，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说一句公平话，越是认为他们的领导大部分是世俗的，不是宗教的。这个领导利用了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敏感和感情，一再对他们进行教育说：“上帝把巴勒斯坦交给了你们”，“这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是我们的人民”。当埃本先生许多年前及其后辩论这个问题时，我已经有好多次问过：从什么时候起上帝做了地产生意，把土地分割，以便把它赐给一个民族而不给另一个民族呢？

但是你难道忘记了戴维王在一篇诗篇里的话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圣经上或任何圣书上的一段话对那一点断章取义引了出来。

从地球的四面八方成群地去到巴勒斯坦，这是一种错误。你的领导是属于卡扎尔血统，而不是属于近东犹太人血统。我们地区的犹太人是阿拉伯人。他们在阿拉伯文化方面是出名的。你来到这里把那些理属闪族的巴勒斯坦人叫做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占领了喀土穆的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去年九月我经过巴黎时，知道他们占领着我们的大使馆。我当时想要去，同巴勒斯坦人谈话，但是我被朋友们阻止，说可能危及我的性命。我不在乎。你们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真意和性情。

你们要阿拉伯国家——包括黎巴嫩在内——做什么呢？黎巴嫩国内有三十万巴勒斯坦人但人口总数不到三百万人。百分之三十的巴勒斯坦人住在难民营。你们要黎巴嫩镇压他们，和他们战斗吗？他们会使黎巴嫩国家瓦解。任何政府镇压巴勒斯坦人，一多半的黎巴嫩人民就要起来武装反抗。

在沙特阿拉伯，我们准许他们在全国各地担任重要职务。你们以为他们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坐下来吗？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解放。他们宁可不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摩洛哥、利比亚、埃及或是任何地方为官经商；他们想要恢复他们的权利。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在阿拉伯世界制造混乱吗？你们还没有从历史上得到教训吗？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我不必回到尼布甲尼撒王朝；他们是巴比伦人，跟我们一样，是闪族人——罗马人、撒拉逊人、拜占庭人、

森季克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以及我这一代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来到这里。现在好象轮到你们，从中欧和东欧——利用犹太教作为你们运动的目的——来占领这个地区。然而这些征服者到那里去了？他们到过这里，他们之中有些人留下了痕迹，可是他们都走了。

你们生为人类，为什么不把犹太复国主义的“主义”两字忘掉，实行人道主义，而偏要在每国家内使自己同旁人隔离呢？犹太人很想和他们的出生国或归化国同化，但是你们不许。你们正在制造世界问题，我对每一个受伤的人，不要说被杀害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都感觉难过。你们什么时候才醒悟呢？你们有精神病吗？如果你们发精神病，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不应该发精神病呢？一个精神病和另一个精神病对抗，你们就要看到惊奇的事了。

你们从历史没有得到任何教训么？你们要去黎巴嫩、叙利亚、埃及——从大西洋、摩洛哥边界到伊朗——制造混乱吗？阿拉伯世界在技术进展和工业化方面都在增长和学习。你们为什么不向前看看，自问一声：“如果我们生活在所谓阿拉伯人中间，那就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阿拉伯人都是人。你们说他们是说谎的人。天啊！上帝已经一再惩罚你们了。我们的人民说谎就要受到惩罚，你们说谎，上帝也要惩罚你们。正如我的一位同事在我面前说过的，你们是谁，配做审判和陪审？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黎巴嫩已遭到第十次或第二十次——我数不清，也许是第十二次——侵略。从远古提赖尼安人——希腊人称他们为腓尼基人——的时候，黎巴嫩就没有侵略过它的邻国。无论什么时候，陆地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就在海上谋生，他们并没有进攻他们的邻国。

你们卡扎尔人来了，最初在第一世纪从亚洲北部沿着里海，来到今天的俄国南部定居——异教和强悍的部落在公元第八世纪皈依了犹太教。现在你们来了，说“上帝把巴勒斯坦给了我们。”这是胡说八道的。

你们要生存，你们受到人间的困苦。我们同情你们。你们要同我们住在一起

吗？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不要带着那种有种族主义气味的排外性，把你们自己隔离起来，就好象是上帝的选民一样。也许有些人民不信上帝。我是信上帝的，可是我不相信上帝在人民之间有歧视。我是一个闪族人。但是我不愿说我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你们来到理事会，不说你们真心希望和平，而先提出了一系列的事件和事故。我的几位同事在我发言以前也曾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谋杀事件。

结果如何呢？正如我在以前发言中说过的，这不过是一大串事件的一个环节而已。将来怎样呢？一次又一次相继而来。当然，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和俄国人都希望造成对峙的局面。如果他们对峙，整个世界就会消灭。它们的军械厂里各有十五倍的过分杀害能力。你们要他们做什么：支持你们么？我们的一些阿拉伯人——你们也要俄国人支持我们么？你们希望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对抗，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旗帜而毁灭全世界么？你们为什么不来同我们过人类生活呢？

现在我要对各大国讲一句正经的话——因为自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以来，我就在这个理事会里讲话，你们总是那一套，不外乎谴责人——不仅是谴责以色列，不过，我不想提到在这个理事会里受到谴责的其他国家。你们似乎没有行使世界权力的决心，根本不想执行理事会的决议。这些决议一文不值。各大国的态度是：“管它呢；让这些阿拉伯人，让这些犹太人，或者不如说让以色列人发泄他们的胸中闷气”——我现在是对各大国讲话。“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不能不‘和缓’”。“争取时间，争取时间”我听到这话已经有二十六年了，而无辜的人民丧了命。

你们以为有人因为无辜的犹太人在黎巴嫩边界那一边死亡，而感到快乐吗？这个不幸事件的三个犯罪青年死亡，你们以为我们觉的快乐吗？他们有父母；他们年轻。我们所谈论的人类价值和尊严都在那里？

在巴黎的夏约宫拟订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我就是其中拟订人之一。“人类尊严”、“人类价值”、“生命”、“安全”、“自由”：这些都是空话。你们大

国在理事会里要做什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再提出一项决议来“谴责”或是你们要用的任何其他名词，而结果只是发现一个月后，两星期后或是六个月后又发生另一事件——也就是我说过的一大串事件的一个环节。

你们为什么要使中东成为你们强权政治的棋盘呢？自然，中东离苏联边界不太远；而“和缓”又似乎总是在变动，因此苏联认为它在这个地区有特别利益，而美国方面也是这样想。为什么我们应当做受害者呢？双方都分割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被瓜分时我在成功湖出席了会议，美国人和俄国人互相竞争为的是分割巴勒斯坦。我不必详谈此事；关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为了分割巴勒斯坦而施加的压力，我已讲了很多。这就是你们产生的婴儿，现在已长大成为有魔爪的东西——因为他们是人，我不叫他们“怪物”，因为他们也可能称我为怪物。我不惯于骂人，除非旁人骂我，那么我可以骂他们。

你们不可以告诉以色列：“你们满意这个分界线吧”——虽然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这个分界线不公正——“我们将要担保你们的边界”。

就担保边界来说，一九六〇年黎巴嫩发生了屠杀事件，行凶的是西方大国，不是美国——一九六〇年。几千人在黎巴嫩丧命；他们唆使同胞自相残杀。后来黎巴嫩才有由七国保证的特殊地位。我不是说强大的黎巴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或在委任统治下的黎巴嫩。这个地区在美苏势力范围以内，它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地区——也许确是如此。现在我不争论这个问题，也不想扯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时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问题。但是为了不使你们在这里所讲的话成为空话，我们要向你们，美国和苏联，呼吁，请你们阻止以色列的扩张领土政策，阻止它的沙文主义歧视，阻止它在世界上与人隔离。

天啊！我就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有犹太牧师监制的阿司匹林药片。你们听说过由犹太牧师监制的阿司匹林吗？换句话说，你们应当买这种纯洁的阿司匹林。我仔细看了这篇文章。据说在制造一批乙酰水杨酸——或是用它的别名阿司匹林——之前他们叫一些犹太牧师洗刷机器，我喜欢犹太牧师的清洁。如果你们善于清洁，为什么不使你们的科学家们——我们都尊重和钦佩他们——试行制造一

个清洁的政治气氛呢？清除纽约的气氛；因为受了污染，使其纯洁。

为了上帝，你们自己与人隔离。“我是犹太人”，可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并不反对犹太人。事实上，他们的古老预言家就是我们的古老预言家，不论我们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是你们却来讲报仇。

我不知道莫谢·达扬生在什么地方？但是，弥迦讲了什么话？你们记得吗？特科阿先生现在在那里呢？他知道所以他走开了。弥迦问：“在上帝面前要献上燔祭么？”他说：“不，在你的上帝面前不要献上很多燔祭。”我要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弥迦指的是宗教仪式——不仅是犹太教，而且是任何宗教的仪式。弥迦又说：“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你们好怜悯吗？有人提到德尔亚辛。任何东方犹太人不会在德尔亚辛行凶，因为他有怜悯心。你们行公义吗？正如我说过的，你们屠杀的人民有些是犹太人。当你们做出这里正在讨论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上帝同行吗？

我将有再讲话的机会。在特科阿先生没有发言之前，我将不讲话；他本人不在，因此他没有从我讲的话受益，但是我确信他的同事会转告他。

我们需要和平，如果没有仁慈和爱，就不会有和平。我年轻时读过你们奉同一宗教的人所写的书，记着他讲的话。他生在维也纳，是西奥多·赫茨的朋友：就是著名的传记家斯蒂芬·兹维格。已故的赫茨是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他，要不要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不要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位人道主义者回答说：“世界上有许多的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这也就是我们大家应当信奉的宗教。

我感谢理事会这样耐心地听取我对所谓“阿拉伯恐怖主义”的答辩。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就安全理事会席位并发言。

凯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由法文传译）：时间已晚，我只作简短的发言。

以色列代表仍旧利用他的答辩权，重申他的指控和谎言。在安理会的记录中有几千页的明显论据可以反驳他的谎言和指控。但是我只说明以色列所提出的一点。

他指控我国每天对以色列进行侵略。自从安理会一九七三年十月通过关于停火、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及双方军队撤回停火生效时占领的阵地的第338(1973)和第339(1973)号决议以来，以色列没有一天不经常地和公然地违反停火。

以色列的领导人顽强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各项决议，因而不断危害这个地区和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所用的借口就是这个所谓安全地理边界概念，这不过是迫使别人接受以色列扩张主义和并吞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领土，并为此事辩解的另一托词而已。

但是这个理论显然违反宪章、正义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这一扩张政策的最近证据就是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夫人的声明，她就在二十多天前重申以色列对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戈兰高地将不放弃一方吋的土地。

事实是以色列以武力实行这个威胁和侵略政策，以便迫使叙利亚政府接受它对戈兰高地武装部队脱离接触的看法，作为最后确定以色列占领戈兰的第一个步骤。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行使答辩权，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将引用叙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占杜勒·哈利姆·哈达姆先生的声明来答复叙利亚代表所说的话。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就在叙利亚每天对以色列开始侵略的时候，叙利亚外交部长说：

“叙利亚正在对以色列进行消耗战，为的是迫使以色列继续保持它的后备军并使它的经济陷于瘫痪。”

我还要再讲下去吗？我想时间已迟。叙利亚对以叙停火线沿线的目前紧张局势所负的责任的进一步证据都载在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情报里。

主席：黎巴嫩代表要行使答辩权，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时间已迟，为了尊重你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意见，我现在不拟行使我的答辩权。我只要说以色列代表今天下午的发言完全是对我的国家黎巴嫩的诬蔑和毁谤，完全是歪曲事实。

我要保留我的答辩权以便将来再发言。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要通知各理事国：经过非正式协商后，我决定在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理事会下次会议。

午后六时五十分散会。